

刊新作劇

將軍的故事故

著平 東

行印局書新北

創 作 新 刊

將 軍 的 故 事

東 平 著



一九三七年四月付排
一九三七年六月出版



將軍的故事

實售二角半

著者

東

平

發行人

李

志

雲

出版者

北

新

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市
電報掛號一一六三號

北新書局

分發行所

南京開封武漢溫州
北平濟南貴陽長沙
廣州西安重慶廈門
杭州成都雲南汕頭

北新書局

目 次

運轉所小景	一
正確	二
將軍的故事	六
尊貴的行爲	七
譚根的爸爸	三
兔子	四
馬蘭將軍之死	五
聖者的預言	六
新唐吉訶德的出現	六
落難的國王和侍衛	九

運轉所小景

運轉所在廣西，看來是一個支配車輛的交通機關，我說的是設在柳州的一個；那地點是在柳州的樂羣社——沿着那通行長途汽車的馬路，向東走過一點。這一天，時候已經不早，太陽快要掛上了天的中央，但運轉所門前的車輛還是擁擠着，不曾開走半輛。對面，靠近一個樹林那邊，有一個儲藏汽油的小倉庫，「開車的」戴着軍帽，有時也穿着軍服，人數是多極了，他們不計一切，照常有的開油罐，有的修理着車的腸肝肺腑之類，總是把一種金屬物弄得砰砰的作響。而運

轉所里的許多公務人員們，他們愛的是嘈雜，放開喉嚨，儘量地喊出了最高音，在這震耳欲聾的極高的音調中還有更高的音調，簡直是互相地搏擊着、戰鬥着，如果找不到對手，那麼拿上電話聽筒，打起電話來，把聲音傳到一百九十里以外的地方去，這電話機一天到晚就沒有一刻兒空閒，——那小小的辦公室里是紛亂極了……從司令部派來的副官，把好些公務人員們踩在地下，而當公務人員遇到那從早到晚守候在運轉所的門口，懇求着在車裏讓給一個坐位的老百姓們，則揮起了脚尖，像踢狗似的把他們遠遠地踢開去，……

這裏來了一個頗有骨氣的中年人……他的面孔很清秀，身材很高大，有一種極誠懇愷切的近於可憐的態度，在鄉下的「高等學校」的

學生裏邊，有一種年齡過高、但級數還是很低的人物，他用一種極高的德性，幾乎是盲目地毫不選擇地汎愛着所有年齡較小的同學，而結果還是不能從別人的身上得到更多一點的尊敬，像這樣的一種悲哀的色彩，在剛才所說的那人身上，是頗為濃厚的。他是一個廣西人，但并不以山野的粗暴強蠻的氣質為可貴，他確實是文弱極了，起初，他背着一個很大的包裹從那老百姓的人堆裏走出來，跑進了運轉所的辦公室裏，與其說他是勇氣很高，倒不如說他是太匆忙了，——在那紛亂的辦公室裏，他繞過了許多的辦事桌子，忍受着許多公務人員的搽屁股紙一樣的臭面孔，結果是從一個主任那邊聽得了這麼一句。

——沒有位子了，都是軍車。

他有着很迫切的行程，向那主任百般地懇求，可憐的是，他絕不顧惜自己，他的媚態已經顯見地暴露了。他絕望地走了出來，看着在運轉所門口排列着的車輛，無論載的是軍火和兵士，的確，都已經一架架的往公路上開，這時候，如果允許我偷偷地問他一聲「你覺得怎樣」？當心，他必定從鼻孔里噴出火來！

但事出意外，他忽然走到一輛還在停着的車的旁邊，眼睛變得很快……這黃眼睛我剛才倒不曾發見，不想一下子黃得這樣利害，在動物園裏，我們看到有一種極精警兇狠但時時愛走着極卑下的行徑的傢伙，牠的眼睛正是同樣的黃，奇異，黃色本來會喚起人們對於一種尊貴崇高的東西的仰慕，在這裏却完全相反，它象徵了一種不高明的醜

齷的意念，一個可鄙的陰謀。他用這黃色的眼睛利害地察看着，不知使過了若干的祕密，若干的狡計，最後是低着上身，用着乘其不知，攻其無備的占上風的姿勢，在最不受注意的千分之一秒的瞬間裏，脫離了形骸的鬼魂似的悄悄地潛進了車裏去。

我們實在不能加以想像，在一架總共也不過八立方尺大小的容積的車裏，從什麼地方可以找到一個極暗的角落，一個僻靜的山谷，一座深邃的森林，可以窩藏住這個嚴重的「祕密」呢！諒必他正在半聲不響的坐着，把呼吸也停止了，假裝是死去就最好，在這千鈞一髮的嚴重的場合，他最高妙的決策是莫過於否認了自己！

這時候，有一隊兵士剛剛被派裝運砲彈，許多伙子讓沈重的木箱

把背脊壓得彎彎地，那爲首的一個已經最初把木箱裝進車裏去了。有一個特務長，夾帶着無始無終的碩大無朋的靈魂，挺着胸脯，跳上了車，在司機的座位上皇帝一樣穩固地坐下去，他不必鬼頭鬼腦的去觀察一點什麼，彷彿這世界都平靜了，現在要使用一點職權去裁制一件什麼，那麼這極高的職權也只有讓給他自己似的，他是多麼的恬靜呵，他不說不動，連袖口擦在身上的聲音也沒有，……有一個伙子用力竭聲嘶的音調，這樣嚴重地叫着。

——滾開去！

——對不起，請讓一個座位吧，——到大塘就下車！那可憐的傢伙懇切地要求着。

——滾開去！滾開去！另一個兵士咆哮起來了，他以為這個人這樣大胆地走上車來，必定是什麼長官的親戚朋友之類，却更糟，這使他盛怒地罵着。

——南寧出的佈告你看吧！老弟，打你是總司令的朋友，還不是滾！

沒有法子，那可憐的傢伙只好拖着沈重的包裹從車的後門落下來，但他不能心平氣靜地轉回頭向着原來的路上走，却繞了半個圈子，到那坐在司機的座位上的特務長那邊，看看是不是可以討得一點人情，——那坐在司機的座位上的特務長，面孔對着天空，眼睛望得很遠，可是那討厭的聲音追迫着他，他無聲無息地從司機的座位上

走下來，回頭向樂羣社那邊走，彷彿心裏在痛苦地叫着，

——你勝利了，我現在只好退避了你呵！

這樣他一連懇求了許多別的人，別的人都不約而同的退避了，把「勝利」讓給了他。

但這之間，他不幸跟兩個抬砲彈的伙子衝突起來，大概是他背上的包裹和他們抬着的砲彈相碰了吧，——有一個武裝兵走來了，他拿下了肩上背着的槍，凡是可以攻擊的目標都給盡量地誇張了，他幾乎要托起槍來對着那可憐蟲瞄準，槍一舞動，空氣都幾乎隱隱的起着震盪。……

這情景非常的紛亂，有許多兵士把他包圍起來了，連伙子都放下

了木箱，要去打他，……總之我沒有法子去說明這軍事性的事件的變動是怎樣的急激。這運轉所的門前突然有三百以上的兵士在集攏着，潮水似的湧着，——許多的老百姓都跑光了，但那可憐蟲還給包圍在兵隊的裏面，只留下了一點可悲的幻影，……在那裏，常常用了百姓的無知和卑怯描寫出兵隊的殘暴！

一九三六，一二，一七。

正 確

連長吹了哨子，叫全連的兵士集合。

兵士們，同一的焦黑的臉孔，同一的死灰色的軍服，總之，同一的陰黯，沈鬱的典型，用繩子連串好了的便於攜帶的東西一般，從連部的門口「開步走」，沿着那古舊、破爛而被投進於冬天的淒冷中的街，無生命地給帶到一個空闊的場所去。

連長是一個結實精悍的廣東人，年紀約莫三十五光景，他十六歲當兵，以後在行伍中一年一年的延接着鋼鐵般僵冷的生命；一個兵士

在兵營中所必須絕對遵守的節目，他至少已經重複地聽過了一萬千五次。

「絕對服從！」

「遵守……！」

現在，輪到了他當連長，是他把這些節目背誦給別人聽的時候了。

正 天沈重地壓覆着，寒風捲動着雪花。兵士們排列在廣場上，嚴肅、靜默，保持着固定的角度和均齊，忘記了寒冷、疲勞、倦乏，忘記了一切，用全生的力灌注在耳朵和眼睛中，——眼睛對着前面的連長注視，耳朵接受着連長一字一句的訓話，在訓話的每一段落的

結尾處用淒厲的聲音作着回應。

「大家聽到沒有？」

「聽到！」

連長的訓話，把鐵條放在石板上般砰然作聲的響着。那是正確的、完善的，用過了對比，用過了推斷，甚至用過了說話的熟練的高、低、疾、徐的調腔；於是他判定了，他判定一個兵士必受嚴重的處分，因為這兵士有必受嚴重的處分的罪過。

那正確、完善的道理所延接下來的是慘酷的刑罰。

受處分的兵士當場被牽出來了。

連長，當他說完了一切的道理的時候，一切的道理就成爲不需

要。

「剝掉他的衣服！」

他狂喝着。

接着，把那罪犯按在地上，屁股朝天，有三枝木棍在他的背脊上交替着。木棍和肉響着急促的節拍，背脊着了木棍的地方起初凹下去，顯出了一條條的溝，隨又腫脹起來，顯出了一排排的高阜；最後是迸裂了，肉變成了泥漿，血在泥漿裏滲透着。

但是，連長卻還以為那「執法」的人太存情了，而忿怒得暴跳起來。他把一枝木棍搶在手裏，把木棍的尾端點着背後的地面上拚命地打下去，在那滲透着血的泥漿排列起新的溝和新的阜。而那罪犯，大

約是在最初第一下木棍就暈過去了；他裸露着破碎稀爛的身體在雪地上躺着；靜穆、平和而且寬容。

連長的訓話又繼續了。他微笑地提出了一個問題：

「我已經把他消差了，消差的處分不能說不重，但是我為什麼不叫他好好地回去，却又要讓他多吃這一頓呢？」

他對於自己所提出的問題的回答是：

「因為我要使他第二次當兵的時候不要再觸毒頭，那是對他有好處的。」

過了幾天，他們的隊伍開拔了。

那被消了差的兵士因為全身的創口起了糜爛，倒死在距離那廣場

不遠的草叢中，他可以不必第二次又去當兵；他準不會再觸霉頭。

——這是連長所不知道的，他的死比連長所說的道理是正確而且完善得多了。當然，這所謂正確、完善是從最末的一格算起的啊！

將軍的故事

A. W軍的兵士是多麼的愚蠢哪，他們整排整列地獸站在那絕無軍事設備的S城的街頭，當作最優美的獵取物一樣，讓他們的敵人——N軍用十一年式的手提機關槍輕便地掃射着。

B. 什麼？你說——有那樣的愚蠢麼？

A. 不！這是在前線督戰的一位團長說的。

『現在呢？』當團長用電話報告了這些情形的時候，羅平，那直接指揮S城陣線的W軍的將領就訊問着：『我們的兵士死得很多麼？』

——哼，沒有受過訓練的蠢東西！……」

B. 他對着他的部屬謾罵的麼？

A. 誰呢？……唔，羅平將軍！——那算得什麼，因為他是有着戰勝者的尊嚴的哪！

——『什麼？哦，真的再也支持不住了麼？——』他握着電話聽筒的那隻手有點兒顫抖；『啊，團長，你再忍耐半個鐘頭的時間吧！——我立刻就要到前線去；我要明白我們W軍到底是爲什麼而至於戰敗的！』

B. 這最末的一句好像是學得了誰的語氣——誰的呢？

A. 誰？——這就是羅平將軍說的。

那時候是在中夜兩點鐘光景，冷得很，天正下着微雨，風颼颼地掃動着，前線的機關槍聲依然繼續不斷；但是N軍對W軍的最猛烈的進攻還在兩點鐘以後，——羅平將軍從後方的司令部到前線去了，在W軍這邊，有什麼法子叫那些不中用的兵士去戰勝他們的勁敵呢？……這正好像我們在每一篇故事的最高點的地方所常聽到的一樣：一個英勇的指揮官，往往就在這嚴重的關頭顯出了魔術一樣的可驚的力量。果然，第二天，從S城發出的戰報，有一個驚人的消息使全世界都震動了：羅平統率下的部隊，已經開始第一次戰勝了N軍！

S城的第二次大戰是在W軍戰勝N軍的第二天開始的。N軍用移山倒海的陣勢衝了過來；大炮，機關槍，好像編排好了的爆竹一樣連

串不絕的發射着，W軍這邊的陣地，無論是大街、小巷，甚至一個角落，簡直沒有一處不落下了N軍的砲彈和子彈的。

羅平，這時候是躲在距離火線不遠的一個地窖的裏面，利用着電話在指揮全線的戰事。他一面囑着S城的市民所慰勞的火腿和麵包，一面看着戰報。這戰報滿篇滿幅都記載着W軍勝利的消息，上面是用了他自己的肖像在作着一種光榮的標誌的，——誰還替他寫下了傳略，這傳略還寫得不壞，當然，那是從他的祖父那一代就寫起的，他的祖父是怎樣的一個人呢？可記不清這麼多了，後來寫到自己在什麼地方出世，童年時代又是怎樣的一個頑皮的孩子，——幾乎是無處不寫的呢！對於一種偉大的榮譽的獲得，原來無論什麼都可以作為

極寶貴的證據的。

當然，羅平從來是用驕傲的態度鄙視着衆人的，現在更不消說了，他沉着臉，用一種最平庸、最無謂，甚至好像小孩子戲玩一樣的情緒來擔當這麼關係着整個『國家民族』的生死存亡的大事。

『將軍，——』參謀長把從電話得到的消息轉告給他說：『敵人到現在還是對我們衝鋒，不肯放手，這一次可真的支持不住了呀！』他毫不爲意地把電話聽筒接在手裏，用編排好了的輕逸動情的語句，對着在前線作戰的部屬說：

『你爲什麼要退回來呢？難道你自己死了恐怕太孤寂，要到這邊來找我作你的陪伴麼？……』

但是，前線的情況確實是太嚴重了，羅平將軍不能用一種嬉戲、俏皮的取巧的態度來應付這件事的，不能，他絕對地不能，——機關槍和大砲的聲音，是會把一個人的魂魄蕩散的哪！

這時候，敵人正集中着全力向他們的陣地進攻，這裏的地勢位置在全線的正中，敵人企圖把這全線的正中截斷了，叫他們的首尾不能相顧。敵人的砲火比之以前任何一次的進攻都要猛烈十倍，機關槍和大砲混成了一種嘶聲的狂噪，好像特別快車的輪在鐵軌上輾過。現在羅平向參謀長說話都聽不見對面回答的聲音。參謀長拿着電話聽筒，竭力的靠攏着耳朵，這聽筒好像要炸裂了似的發出一種兇惡的怪響，——對於前線的情況，僅僅吸取了一種毫無把握的印象就突然的給打

斷了，所有的電線，顯然受了敵人的砲火的摧毀，那末，全線的脈絡既然給打斷，戰事就只好迅速地完結了！

羅平依然像往常一樣的沉默而且鎮靜。——

B. 他怎麼樣呢？

A. 他正想從地窖裏走出來。

B. 他教他的衛隊把機關槍架起來沒有呢？

A. 架起來的。——這機關槍第一是掃射從火線上潰退下來的自己的部屬；第二，啊，這就是每一個活潑可愛的指揮官所常說的哪：用最直截的手法，殲滅十碼、五碼、甚至三碼以內的短距離的敵人！

但是，這時候，天空突然飛來了一顆砲彈。——並不見得怎樣奇

特吧，羅平統率下的兵士對於這樣的砲彈就不知接受過幾千顆了！這一顆砲彈在羅平的頭上爆炸起來，砲彈的破片從半空裏直洒而下，從四面濺起的泥砂，幾乎要立即把他埋葬；他雖然不曾受到一點兒微傷，却已經從生存跨進死亡的界線，而受到一種戰慄的暗示了！

三十分鐘後，他已經給抬回了安全的後方，他依然是沉默而且鎮靜的。他一點兒也不模糊；他絕對的清醒着。他自己下了一道手令，自己動筆寫着。他喚一個傳令兵說：

『你立刻把這手令送到前線，交給參謀長吧！』

并且，他似乎有點兒遲疑，不，直到現在，他還沒有拋絕那懼怕的情緒；他轉回頭把自己所寫的手令撕掉了，叫別的人都退下，單獨

吩咐那傳令兵說：

『不要帶我的手令，恐怕你在路上要給敵人截去了。——你依照我所說的告訴參謀長吧：用我的名字，立即發下退兵的命令，叫前線的部隊都退！我們不是N軍的敵手；你牢記了吧，這句話是要對參謀長特別說明的。』

傳令兵確實地聽着，羅平他自己說了這樣的話。

但是，到了前線，那傳令兵沒有轉達羅平的命令，却假借了羅平的名字，用他自己的話告訴了參謀長說：

『這是我們背城決戰的時候了！無論如何，我們不能捨棄一寸一尺的土地！』

羅平統率下的兵士，對於作戰的態度是慣常地具有着他們的堅強和果敢的；經過了一度慘苦的掙扎之後，他們又從這嚴重的陣地蘄然抬頭。他們——沒有一個知道羅平的命令是怎樣說應該退却或不應該退却的事；這是千真萬確的，他們知道的沒有一個。羅平，一切反而是他自己知道得最清楚，他是連什麼都知道了。

W軍爲什麼會轉敗爲勝呢？——哦，原來是因爲那傳令兵矯製了他的命令；在戰事最危殆的當兒，他所下的命令是：

『這是我們背城決戰的時候了！無論如何，我們不能捨棄一寸一尺的土地！』

羅平的偉大的戰功，是絲毫無可改易的建立了。——但是，朋

友，要是這偉大的戰功之建立，必須假借於另一種人的手上，那才是永不磨滅的奇恥呀！

B. 他將怎樣的報答那有功於他的傳令兵呢？

A 傳令兵，——那不幸的人物啊，已經給祕密地處決了！

但是，直到今日，W 全國的人民，却還沒有一個知道這麼一回事。

尊貴的行為

旅長騎着高大壯健的白馬，這白馬是比他自己還要驕傲得多的，牠迅急地奔馳着，蹄梢在堅實的馬路上發出「拍達——拍達」的聲音，散亂地遍佈在馬路上的兵士們一聽見這聲音，遠遠地就讓開了一條寬闊的路，隨即在兩邊立定了，空氣突然的嚴肅起來，大家一齊對着他們的上官致敬禮；他們的上官的臉孔是有着怎樣的一種「風采」呢？當他們在致敬禮的時候，沒有一個不對着他「注目」，然而，他們的眼睛為一種尊嚴的幟翳所蒙蔽，不，他們的眼睛都失却了視覺，——

——他們的眼睛不都是凝固不動的麼！在上官的面前，據說連呼吸也還要停止的呢！

忽然，旅長勒住了馬，從馬上跳將下來，他的馬弁本來因為馬跑得快，七八個人都落了後，現在才趕上了，依然「前呼後擁」的護衛着。這些馬弁不知憑什麼去辨別他們的上官所走的方向，那是比馬聽受馬靴後跟上的馬刺的命令還要聰明得多的；他們都跟隨着他們的上官走，從馬路口走過一所曠場，那是市民們倒積垃圾的地方，稀疏疎疎的草叢裏撒上了狗屎，有一個黃臉婆在那裏用糟糠喂飼一羣鷄，幾個骯髒的小孩子在那裏戲玩着，四面交流着臭穢的氣味。在靠着那崩頹下來的短牆那邊，躺着一個病兵，全身蜷縮得有如頭脚屈摺起來的

一般，他穿着一付死灰色的單薄而且破爛的軍服，頭上給一頂破舊的銅盆帽遮蓋着，看不清楚，只露出兩條黃蠟似的浮腫而且透明的脚，彷彿從一種動物的排泄器官所遺留下來的，一羣蒼蠅在上面舞動着，——旅長在那病兵的旁邊靜默地站立了好一會，用那擦得潔淨光亮的馬靴去觸一觸他的背脊，并且俯下了上身，親手去揭開那一頂破舊的銅盆帽，在旁的馬弁以及在馬路上的兵士們都看得清楚，只有那飼雞的黃臉婆和小孩子們因爲害怕着什麼，不知躲進那裏去，不曾看到這麼的令人感動的一回事。那病兵把身子翻轉過來，雙手揉着一付紅腫的眼睛，又打了一個噴嚏，鼻涕和唾沫都飛濺起來，他似乎不知道在旁邊站着的正是他們的上官，他的臉孔帶着大大的傷疤，鼻子向

左邊歪下去，上唇的正中開了一個缺口，一個人的表情是完全破壞了，只剩着一付黃澄澄的眼睛，對旅長默望着，一點不能表現出一個兵士對上官的尊敬。但是旅長却憐憫地詢問着他，并且親手把他攙了起來，幫助他踏着步子試一試行走，最後是遞給他一張十塊錢的鈔票，關切地吩咐着他說：

「你好好的回到你的家鄉去吧！我允許你的長假，——我是立即允許你的……」

這就是那個病兵的幸運，這樣的幸運是在一個所謂「行高德厚」的上官底下的兵士所常有的；不過，從這上官手裏所付給的却不一定是幸運，因為所付給的即使不是幸運，那也不失為他的所謂「行高德

厚」！……

在另一條街道上，是鎮上的商業的中心區，商店的生意原來很旺盛，只因為這幾天來鎮上駐紮了兵隊，不免要變得冷淡，——即使是最有紀律的兵隊也要令人胆寒的吧！在一間雜貨店裏，忽然走來了一個兵士，據他自己說是一個馬夫，拿着一個大布袋裝了滿滿的一袋荳子，要去喂他的馬；雜貨店裏的人向他討荳子的價錢，他一個個的把他們踢倒了，沒有一個是他的敵手；正在爭執的當兒，那「拍達——拍達」的聲音自遠而近，街道上堆着在看熱鬧的人們散開了，隨又分成兩邊，旅長騎着他的白馬氣凜凜地出現在人們的眼前。——當他聽見了有那麼的一個馬夫的時候，他立即喝令馬弁把那馬夫抓到面前，

自己拔起了左輪，「砰」的一響，就地處決了他。

對於一個所謂「行高德厚」的上官，這樣的尊貴的行為是決不可少的，——當然，從他的手裏所付給的却不一定是幸運或是厄運。

譚根的爸爸

譚根的爸爸自以為聰明得很，他把所有的計策都用在他的兒子的身上。

譚根一路的經過雖則很壞，——如像他六歲的時候就死去了母親之類，——可是他竟然慢慢的長大起來了。他的身材是那樣的強壯而且高大；亂生着滿頭的毛髮，在耳朵的邊緣上，甚至在那又平板又粗劣的鼻樑上也長起了很厚的茸毛，顯得很粗野的樣子，一付大大的翻着白膜的眼睛，似乎也劣等得很，他簡直是非常的蠢笨，——不過這

就好了，因為恰恰夠得上他的爸爸的使用。

法相卯（譚根的爸爸的名字）把譚根帶到一幅嫩弱、不堅實甚至已經低低地陷落下去的原野里，——一路上，法相卯的心為那新鮮的麥田的青色所感染，至少變成了并不如他的年紀那樣的衰邁；他閒散得很，嘴里吹着一些哀婉的口哨，在一個簡單的音節里轉了百幾十轉，盡着千般誘致的作用，……這當兒，那一位鎮日藏在暗間里的女人，怪異地，在身邊放着荳般大的煤油燈，沉醉着黑漆漆的陰影，一心一意地忘記了外間的赤爛爛的白晝，——她隱瞞着譚根那孩子的耳目，把聲音弄得比呼吸的氣息還要低，在法相卯的耳管里縱情地蕩笑着，——法相卯的口哨於是帶着一種中年人的疲倦慢慢地鬆弛下來，他看

見譚根走路很不守規矩，又愛拾起路上的石子丟進人家的麥田里去，他就平和地，毫不損氣地屈着指頭在譚根的高高隆起的後腦上敲擊着，而譚根那孩子却半聲不響，他只是把腦袋搖盪了一下就好，——這樣的事情在他們父子之間，像閃電一般倏忽地過去，和以後的一切都沒有半點關係，並且無論接着上來的是任何一件事。

法相卯使喚着譚根在麥田上拔草，——他把一條草拔起來了，惡意地拿到譚根的面前，叫譚根的眼睛對着那赤色，難看，因為起初脫出了泥土而微微地顫抖着的草根注視，一邊叱咤着，叫譚根這樣的拔，那樣的拔。

他的嚴厲的聲音還未離開他的嘴邊，而他所要做的事又移上了別

的另外的一種，——法相卯於是縱情任意地在兒子的面前咳嗽了一陣，口水在四處飛濺着，隨又回轉頭在田徑上尋覓起來，尋得了一叢特別繁茂的葫蘆草，在那葫蘆草的上面若無其事的撒了一回小便。

於是法相卯照着原路上回去了。

他再也不作聲，偷着步子，連步聲也不讓譚根聽覺，這樣，他對譚根似乎沒有一點兒遺憾了，——他簡直對譚根用過了計策，并且已經叫他上了當一樣。

譚根曾經接觸了許多的鄰人。在這許多的鄰人之中，譚根一些兒也不蠢笨，——不過這在法相卯的面前是無從證實的，在他看來，像譚根那樣的孩子應該欺騙，但是譚根的身上並沒有半點錯誤，錯誤的

倒是他的短工馬代，——馬代那傢伙又狡猾又利害，他半夜里冰凍着手脚從外面偷偷地回來，一爬上牀板就呼呼的作着鼾睡，好像從來就不曾幹過一件壞事一樣。法相卯因此把他辭走了；這件事在法相卯是做得尤其得當，因為譚根已經長大了，譚根對於田園的事務夠得上十個馬代。

法相卯把許許多多的事情都決定了，無論爲了他自己或者別的人，總之他要把一切都弄得非常的得當而且無誤。他到屋子背後的竹林里砍了一條竹，細心地一片一片的剖開了它，並且起了火，燒去了篾片上的邊毛，於是吩咐那女人把一束麥稈子拿了來。

女人站在那低矮的屋簷下，躲避着白晝的光亮，好奇地看着自己

拿來的麥稈子在法相卯的手里給舞弄着，翻轉着，並且把冷水噴在上
面，而法相卯這時候又開始了一件事，——他喝令那翻着白眼膜，站
在旁邊觀看的譚根，叫他自己一個人到南邊的大路邊，用百九十斤
重的大石塊去填塞那給山水沖壞了的麥田上的缺口。

但是譚根有了新的奇特的變轉，他沒有把麥田上的缺口填塞好。
並且在第二天就逃走了。

譚根逃走了很久，法相卯也只好讓所有的田園都荒蕪着，——他
又幹起了一些新的事，從親戚那邊帶回了一條竹製的狗筒，拴着門
子，和他的老婆兩口兒一同在天井里殺狗，整天不歇地動着爐灶，弄
得那矮屋子的四窗口像搾蔗場里的糖房一樣，冒着白烟。那濃烈的狗

肉的香味蕩出了村子的四週，叫遠遠近近所有的狗們都倉惶失色地流竄着，狂吠着。

法相卯和別的鄰人們都沒有什麼來往，他們和他正也有着相當的距離，那低矮的屋子里是那樣的靜悄悄地，殺了一隻狗，直到用一個大大的畚箕裝出了所有的骨頭。

有一天，那矮屋子的門跟平時一樣的拴着，——但是法相卯突然受了一陣驚擾，那鐵打的門環給敲得很響，法相卯開了門，才知道是譚根從外面歸來。

譚根是不會做出什麼好事來的，——他不由得不對他起着大大的忿怒了。他不難處處都叫譚根承認，而首先，無疑地還是譚根自己吃

虧。他的身上穿着軍服，竟然當起兵來了。但是他在額角上受了傷，滿臉是血，猶如掛上了一個兇惡的面具，兩隻眼睛可怕地閃爍着。身上——不能隱瞞，他實在狼狽得很，弄得滿身的爛泥，他一定遇到了一件從未見過的災禍，……現在又剛好是一件再得當也沒有的事啊！他吩咐他的女人快些給譚根燒一點熱水。他實在閒散得很。他動手替譚根解下那穢濁的外衣，把它丟在矮桌子的腳下，并且連上面有沒有脫掉鈕扣都小心地加以審視，一面又教譚根往牀板上躺下去。但是譚根依然壯健得很，他雙手抓着面孔上的血塊，——這決不是一種表示痛苦的動作，而痛苦正是另外的一件事。他清楚地一絲不亂地這樣說：

「爸爸，請你分給我六套平常的衣服吧！——還有五個朋友跟着我逃……快些！這地方已經給××兵佔領了！」

法相卯用一種峻急的眼光迫視着，譚根的可怕的影子在他的面前起着更奇特的變幻，——法相卯實在非加以防備不可，他不能不對譚根保持着相當的距離；他對於他的兒子那樣的無理的要求是決不會答應的。

「爸爸，」譚根繼續叫着：「他們已經在後面跟着來了，——在這里至多只能停上五分鐘之久，那五個朋友的身上多穿着我們的軍服，我們還要跑到別的地方去，恐怕敵人在前頭堵截我們，軍服是不好再穿了，我們要化裝，——爸爸，快些把衣服交給我吧！把你身上

穿着的都脫下來……快些呀！……」

他懇切，馴服，這態度似乎只限於一種有益的事的商量，而這商量到了最和協的時候，是用一種變態的簡直非常淒苦的聲音在進行着。

但是法相卯沉着臉，他一隻手抓住了自己的下巴，把下巴抓得變成了一條長長的、尖尖的柄，——譚根的聲音稍微顫抖着，他叫他的爸爸恐怕不止十遍，這是一個奇蹟，他竟然改變了以前的遲鈍和執拗，在他的爸爸的面前表示了這真摯的態度：……法相卯於是大大的困惑了，惶亂了，他要自己所有進行的事情中都使用一點計策，然而那是不可可能的！——

譚根終於從身上摸出了手槍，把槍口對準着他的爸爸的胸膛。法相卯機械地站立着，眼睛凝望着那槍口的小黑點，十條指頭錯亂地從上到下摸着上衣的前襟。……

這之間，譚根的朋友，五個穿灰色軍服的少年，從北面的山路剛剛繞過了村子後面的竹林，利用着低凹的地形穿過了村子的西南角，在一個地勢稍為高起的蕉園里躲藏起來。他們曾經和譚根約定了一個迅急的時間，由譚根在這迅急的時間里辦完了所有的事；如今這時間是過去得很久了，他們決定派一個人到譚根的家里去探查一個究竟，但是事情不能這麼辦，——他們從蕉園里遠遠地望見了，譚根的矮屋子已經開始受了八個××兵的包圍。

——譚根，這時候他正聽見外面響着激烈的敲門聲：他開始從他爸爸的身上移動了榴口……那敗壞的門板給碎裂下來之後，譚根的身上就立即中了一槍。

八個××兵一齊擁進那矮屋子里去了。

約莫過了十分鐘之久，八個××兵離開了那低矮的屋子，由青紅色的竹林作着反襯，那黃色的影子夾帶着槍桿上射出的火星在陽光下閃爍着；他們已經從那村子的南面重又出動了，而所走的方向，是正要穿過這蔗園邊旁的小路徑。

在這八個××兵的隊伍里，譚根的爸爸法相卯給綑縛着，××兵把他押着走。

——這一件急激的事情，就是在蕉園旁邊的小路口發動起來的，

……

從最初的第一響槍起，那五個穿灰色軍服的少年一個個的克盡了他們的職守；XX兵捨棄了他們的俘虜，佔據了西邊比那蕉園更高的小山阜，發射了一陣威猛的火力，使他們的目標離開了那不利於進擊的蕉園，——但是XX兵的陣地突然紛亂了，那五個少年戰士勇猛的衝鋒，使雙方的得失在這殘酷的場合反覆互換；這數字正又是五與八的對比，——連最後的一個也戰死了，結果是一場總的粉碎！

過了一會，法相卯從兩旁的七顛八倒的尸羣中甦醒了，——他剛剛從身上放下了死的重負，忪怔地站起身來，想起了這令人震驚的一

切，像剛才做了一場惡夢！

兔
子

「……樹林，」那從行伍回來的老同志開始說了，——

這樹林，他還可以更確鑿一點說，正和他們村子背後的樹林一樣，有着高高的鴨子樹；（註）旁邊是一個小小的池塘，池塘裏的水無論盛滿或乾涸都是同樣的易於辨認；聽到了小鳥兒從那黑黝的濃蔭裏拍着翅膀突然驚起的聲音，覺得尤其相像吧。

「在那樹林裏，有一隻兔子躲着。」

他說着，詭譎地搖着眼睛。他撒謊，他說的那一隻兔子是有點兒

假的。

可是有一個人卻相信了。

「他是一個給消了差的老兵，」那從行伍歸來的老同志繼續着說：「——一個真真活該的傢伙，剛才在兵站裏給特務排的排長踢了出來。」

「聽着——老子要他進來呀！」

排長憤憤地對一個傳令兵說。

接着，他就給帶進了兵站裏去：

「來，來！——到這邊來！……」

排長忽地變成微笑了，對他招着手。

他隔着遠遠的地方立正。

這下子他踏前了兩步。

『——到這邊來！……』

依舊招着手。

直到那挺着胸脯在木椅上坐着的排長的膝蓋幾乎要挨上了他的肚皮。

他的立正的姿勢還不壞。——記着呀，未曾當過兵的孩子們，在長官的面前就不要忘記這立正！

但是，突然，那邊坐着的排長直站起來，雙手緊緊地握着砵子般大的拳頭——不，他不曾動過手，只是猛可地一脚，就把那活該的傢

伙踢倒下去。

排長的確十分的忿怒，因為，

那傢伙到排長的面前去報告些什麼？

那是關於一個兵中了瘟疫在半路上死了的事。

這個兵是他一生中最好的好朋友。

他年紀小，而且勇敢。打仗，在他是熟練，有趣，簡直是可以拿來賣弄身手的事了。

當他知道他給消了差的時候，他說：

『怕什麼，我可以養活你！』

於是，他真的養活了他三個月。

但是他死了。在押着軍用品從蘇士到長嶺去的半路上死了，中了瘟疫。是排長派人去埋葬他。

他的墳墓，高高的像一條蕃薯畦子，頭上插着一枝杉木板子，在未曾加以刮光的板子面上寫着——什麼名字呀？那是過後就容易遺忘了的。

他在從蘇士到長嶺去的大路邊的山坡上找到了牠。上面的草皮是枯死了，遠望着像毛氈子一樣的紅。不，似乎上面並沒有什麼草皮，那紅色的也許就是那新製的棺木的蓋。——但是，不呀！……

再走近去看一看吧，噯，什麼草皮，什麼棺木，是一架赤爛的屍骸！

他把自己看到的情形報告排長說：

『他葬得太淺，簡直不會用鏟子在地面上開動過。——是狼，狼，……』他看見對面的排長倒豎着雙眉猶視着他，要說的話就在喉頭梗住了。

但是排長卻一句句都聽得清楚。他說他的朋友的屍骸不曾裝進棺木，以致給狼當作了食料。

所以他是一個活該的傢伙；因為，他無異公然的侮辱排長，說那個死兵的棺木是給排長吃掉了的。

但是，軍隊的條規卻明明地這樣寫着：一個兵死了，就發給了四十元的埋葬費。

並且，事情最糟的就是糟在這一點。記着，緊緊的記着呵，未曾當過兵的孩子們，對於長官是絕對不能加以侮辱的，——並且，這時候，排長的旁邊有一位體面的客人在坐着呢！

這是一個年輕而又漂亮的軍官，穿着新製的灰色羽紗的軍服，那白領是最好看的，剛剛露出了半分。

其實，他自己的事情還未辦妥，只是「心不在焉」的聽着，不曉得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直到那東西給踢出了門外，他還是一點也未曾聽出什麼。

他是從駐在長嶺地方的友軍派來的一位副官。

因為他們那邊逃了一個兵，——

據說這逃兵在下午四點鐘的時候到了蘇士。

他必須從蘇士趁小電船過河間，然後才有法子逃到別的遠遠的地方。

但是，從蘇士到河間的小電船在四點以前就停班了。——這樣斷定他未曾逃出河間，還在蘇士附近一帶的地方。

那副官帶了他們司令部的公事，到這裏來請特務排幫他們的忙，把逃兵捉回去，好用軍法來處決他。

排長得了密報，知道那逃兵正在那樹林裏躲着。

他派了四枝手機關槍去包圍那樹林，卻沒有一個敢進那樹林裏去搜索。

遠遠地，排長望見了，在隔過幾間屋子的桔子樹下，近着兵站那邊，那剛才吃飽了腳尖的傢伙在靜靜地躺着。他的肚皮還在一起一伏的吐着氣。——對呀，這傢伙還有一點兒用處。

他望見排長正對他招着手。

他翻了起來，傾斜着身子，一步步踉蹌地向着排長那邊走，一條長長的頸子在空間里苦苦地掙扎着，彷彿給一條麻繩縛着狠狠的往前拉。

他沒有忘掉那立正的姿勢。

排長用嘴巴當着他的耳朵低聲地說：

「你走進樹林裏去看一看吧。那裏有一隻兔子躲着，聽見你撥得

那樹枝沙啦——沙啦的響。牠就着慌了；我們有槍，當牠走出來的時候就殺死牠。」

他的眼睛發射着異樣的光，呆呆地直視着前頭，雙手撥開樹枝，腳底踏上了那有着凹陷的地上時，那彎彎的背脊就在左右的擺動着，並且張開雙手，竭力防備着自己的傾跌，……：

但是，在他的前頭，聳着高枝的那邊，突然發出槍聲。

四枝手機關一齊對準那發出槍聲的地方傾注着。起初還聽見回應的槍聲，一下子什麼都聽不見了。

那個逃兵是死了，混身像五月節的粽子般的稀爛，一共不知着了多少子彈。

那捉兔子的蠢貨在了一下槍響的時候就倒下了。一下子結果了兩個。

說起了兔子，他又微微的笑了笑：搖晃着那詭譎的眼睛。但是，他突然的沉默起來了。

當他扳起身子，背着雙手槌着腰，一拐一拐的走向別處去的時候，他一面走一面含糊地接着他的故事說：

「……：……：……：……：……：……」
爛地。——那邊的狼是最兇的，……：……：……：……：……：……」

於是，老同志一拐一拐的走去了，在池畔的一間枯萎了的茅屋子那邊轉了彎，就不見了。

他的影子卻深深地印在這些年輕人的腦膜上：他穿着從行伍帶了回來的軍服，這軍服由黃灰色變成白，牠的特點正在於破舊，而且經過了修整，換上了布鈕扣，如今把雙袖都割除了，乾脆些變成了一件背心，……：

(註)這樹結的種子像鴨子，所以村裏的人叫牠做鴨子樹，那種子用篾片子串起來可以當作洋燭一樣來點火的。

馬蘭將軍之死

石藤的聰明，使他作為這戲劇的「導演者」，在孩子們之羣中出現了，——而馬蘭又是怎樣的一個人物呢？他雄偉，壯健，並且有光明燦爛的靈魂；他像一個驃騎，一個武士，不，一個將軍！

「馬蘭，」石藤把他派定了：「你就做一個將軍吧！」

「振樞做新聞記者，——」他接着說；「你們要齊齊整整的排成一列，學着馬蘭的兵隊固有的馴服與遵從；聽着，聽我的指令！……：漢章做國王，那末，楊望呵，來吧，我要你做馬蘭的勇猛的兵隊，還

有陳岳、吳鹿、呂祖貽——夠了，馬蘭的兵隊不能過分的多的，過多了他們就難免要變成驕傲而且無用！那末，紹通做民衆團體的代表，而朝微做長夏城的懷有二十世紀的戰鬥熱情的市民，……」

當那排成了一列的行伍分散之後，馬蘭接受了漢章國王的意旨，隨即對他的守禦長夏城的兵隊下命令，——

「馬蘭將軍統率下的將士們，」他揮動着他的竹製的指揮刀，開始了第一聲的怒吼；「爲着漢章國王的尊榮，你們必須從長夏城的前線立即撤退！……撤退呵！……」

馬蘭的兵隊騷亂了，波動了，在長夏城的灰色的低空中發出了一

片沈鬱的噪音。

馬蘭下了命令，乘着飛機，——飛機「肘拉——肘拉」的叫了一陣，到漢章國王那邊去，向漢章國王復了命。而馬蘭的違反命令的兵隊們，却在背後切切的低聲私語，——

「我的身上有三分之一的血和肉，是長夏城出產的葡萄酒所化成的，我的全身，正充溢着長夏城的泥土的潮溼的氣氛和香味，而現在，我虧負了長夏城的守土的尊榮的名目，爲着嚴守馬蘭將軍的命令，長夏城喲，我要把你遠遠的拋棄了；我空應許了對於你的守護，——我對於你的守護的應許是空的！……」

「我的兄弟們，請不要笑我歎息，消沈，我的確衰喪，無力，不

能趁這時奮發，振起，不像長夏城的溫暖的氣息所孵成的雄雞！……」

「那末，這一瞬的時間過後，我們埋在長夏城的深邃、富饒的酒窩將被發掘，驍勇的仇敵要在長夏城的最高的曬台上，高擎着他們的榮耀的戰旗，……」

他們說着，一個個陷入了痛苦的深淵，暗暗的悲泣着，用手掩蓋着自己的顏面，而長夏城的無數千萬的市民們，却像將被趕赴屠場的羊羣，驚慌了，惶亂了，正在作着絕望的祈求，——

「主呵！我祝禱你的神勇，你的壯健，你的全能；你給我們以鐵的援助吧！負心的馬蘭，枉費了他的食具，他的長靴，他的金黃色的莊嚴的戎裝，爲着逃命，將率領他的兵隊遠離我們而走了！——

主呵，你賜給我們以神聖的力，……千員的戰將，百萬的神兵，

……」

他們的祈求是獲取了；所謂神聖的力，也不過止於解脫他們的危難，使他們在一種強固的信念中生存，——長夏城的勝利的戰局，既經奠定，而使長夏城的市民們從淪亡中獲救的倒不是主的神將，却是日常在長夏城的街道上往來出入，爲他們所熟習的一隊極平凡、極普通的兵隊。

他們再也不是馬蘭的兵隊；他們的勇敢的行動，已經越出了馬蘭的命令所制御的範圍。

現在，漢章國王的身心，正爲這突如其來的長夏城的戰報所震

撼，——

「壞了呵，壞了呵！」他驚駭得像為山間的野獸所威嚇的女兒，混身只是簌簌的打顫；「馬蘭的兵隊闖了禍，馬蘭的兵隊竟然敢於走入敵人的哨兵所密佈的田野，驚擾了敵人的安靜的營幕，使他們以獅子的雄姿，激動了忿怒之火；他們將捲土而來，把我的錦繡的河山裂成粉碎，——我在逃亡的途中，也要咬牙，切齒，永遠記得馬蘭所給與我的罪累！」

他隨即把馬蘭叫到面前，嚴厲地喝着，——

「馬蘭，現在要看你能不能補償你自己的罪過，你必須立即到長夏城的前線去，去制止長夏城的守士暴亂的行爲，使這些——王國

的禍患之種們，在三十分鐘之內，一無遺漏的從長夏城的界線向外撤退！要不是這樣，我賜給你一把利刃，你必須用這利刃在回來的路上自刎，因為我再也不願會見你的兇惡的面顏！」

馬蘭的飛機又一「肘拉—肘拉」的叫了起來；馬蘭的飛機披着闊大的銀灰色的翅膀，下降了；馬蘭以絕對尊嚴的將領的權威，出現在長夏城的守士們之前。

——不呀，馬蘭的尊嚴，還是缺少得很，他必須走進他的兵隊在長夏城的郊外所張掛的營幕，然後，他看見他的兵隊一個個從臉相上消失了過去下屬對上官的狗一樣的馴服與遵從——他們正像勤勞的工蜂，熱烈地搬運着彈藥，築着堡壘，挖着壕溝，擦亮着槍刺，一隊代

替着一隊的開赴前線，去應付那必死的決戰；他們已經發狂了，他們所爭取的是火線上的死亡率的九與十之對比，是九十九失敗之後的一個勝利，而戰鬥的火是炎熾地燃燒起來了，他們喝醉了仇敵之血，正覆蓋着白熱的砲火在做夢……馬蘭，他必須發現了自己的職權之喪落，他就是依據着山神的金身出現，也不能再在這叛逆的部屬中重復豎起原有的尊嚴，然後，他離開了他的隊，——爲着找尋他的疾苦的靈魂的避難所，他獨自走進了長夏城的街道，陷入了長夏城的盈千萬的市民的重圍，——

長夏城的市民帶着從死的劫難中重又安然地歸來的喜悅，用着謳歌讚歎的歌舞者的熱情在迎接他們的勇敢的戰士——他們的戰士的唯一

的領袖，馬蘭將軍，……看呵，傾城而出的市民們看呵！他沒有護衛，不避危險，太陽在他的赭褐色的顏面上照耀着，他顯得特別的壯健而且尊嚴，人類的高貴的熱血在他全身的脈膊里奔馳，憑仗了他的力，長夏城的偉大的戰功建立了，後世的子孫們，將在那花崗石的紀念碑上指着他的尊榮的名號，他們要說，馬蘭遺給了我們以鎮懾一切仇敵的神勇，如今我們一個個都依據着他的壯健的雄姿長大了，我們可以用我們的燦爛的光耀去制御宇宙間一切的災殃，一如符咒之制御不可知的邪魔，因為馬蘭的靈魂以一化百，以千化萬，他在我們的軀壳中潛隱地長大了，他影響於我們的身心 and 容貌，正如我們的父母所傳授的血緣！……看呵，傾城而出的市民們看呵！他以中世紀的騎士

的神勇，聳身越過了長夏城的街道上爲應付戰爭而設置的障礙物，沿着那靜止如鏡的城河的岸畔，在鐵製的河欄的旁邊，威武、沈着的走着來了，長夏城的潮溼而又馨香的柔風拂動着他的衣襟，露出了裏面的紅色的絨絨，愈加顯見得他的戎裝的莊嚴和尊貴；他的面孔帶着爲巨深的憂患所沖洗的戰鬥者的沈鬱和悲愁，但是他堅決，鎮靜，沒有一種外來的力能夠動搖他的眼睛所放射的每一根鋼的光芒；他一定爲着視察長夏城的戰地，因而走出了他的深遠而無從臆測的決勝千里的帷帷——他扮成一個小卒，一個軍曹，要用低下的外衣來掩蔽他的遠射的光輝，從而忘記了自身的偉大，不知這盈千累萬的市民們所歡呼迎接的來者，正是長夏城的守士的唯一的領袖——英勇的馬蘭！

盈千累萬的市民們，以長音節的呼聲高喊，——

「馬蘭將軍萬歲！」

「漢章國王萬歲！」

這聲音一陣強似一陣，構成了奔騰的巨浪，沖洗着長夏城的灰暗的全貌，長夏城的一間間、一座座的平舍與大廈的屋頂，猶如加添了貴重的寶石，放射出燦爛的光輝。如今長夏城遇到了極度的緊張，遇到了爲空前未有的喜悅所激起的騾變，它停止了全部的交通，停止了脈膊的跳動，用窒息的胸懷去擁抱馬蘭將軍的絕對的尊嚴。

——不，馬蘭的尊嚴，還是缺少得很，他記得，他怎樣的走進了他的兵隊在長夏城的郊外所張掛的營幕，並且，他清楚地瞧見，他的

兵隊一個個從臉相上消失了過去下屬對上官的狗一樣的馴服與遵從——他們正像勤勞的工蜂，熱烈地搬運着彈藥，築着堡壘，挖着壕溝，擦亮着槍刺，一隊代替着一隊的開赴前綫，去應付那必死的決戰；他們已經癡狂了，他們所爭取的是九十九個失敗之後的一個勝利，而戰鬥的火是炎熾地燃燒起來了，他們喝醉了敵人之血，正覆蓋着白熱的砲火在做夢，……長夏城的戰禍是再也無從遏止了，——而漢章國王的命令，卻使他的內心起着深隱不白的悲苦和驚惶，——

「馬蘭，現在要看你能不能補償自己的罪過，你必須立即到長夏城的前綫去，制止長夏城的守士的暴亂的行爲，使這些王國的禍患之種們，在三十分鐘之內，一無遺漏的從長夏城的界綫向外撤退！要不

是這樣，我賜給你一把利刃，你必須用這利刃在回來的路上自刎，因為我再也不願會見你的兇惡的面顏！」

馬蘭困惑，慌亂，暗藏着狼狽的心，逃出了長夏城的盈千累萬的市民的重圍。

他必須變換了原有的服裝，躲進長夏城的一個最下等的旅館，然後，他準備着在第二天的早上從長夏城出走，向着遠遠的、遠遠的地方逃亡。……他必須以倉惶、失措的行蹤，作為一切消息的探採者們所需求的祕密而被發現，然後，他再也無從逃出，新聞記者和民衆團體的代表們包圍了那奇蹟的旅館，擁入了他的臥房；在那灰暗、缺乏光線的房子裡，新聞記者燃起了Kotak之火，用着最準確的鏡頭，去

攝取馬蘭的神勇的容顏，一面錄取了馬蘭的珍貴的言辭，用着特大的字粒在報紙上發表出來，使王國全境的人民們知道，馬蘭是怎樣的以熱烈而又沈着的情緒，爲長夏城的勝利的戰局之奠定而發言，——馬蘭，他必須對於眼前的情景作起更準確的權衡，他既不能回到漢章國王那邊去復命，又不能從長夏城的險景遠脫而實行逃亡，另一方面，長夏城的狂熱的市民們對於他的現成的愛戴和擁護，却又重重地刺激着他的麻痺的神經，使他的動搖偏頗的身心得到了強固的鎮靜，然後，他真的強健了，威武了，——

他必須從逃亡的路上重又折回，回到他的部屬所結集的營壘，雙腳穩穩的踐定了，踐定在長夏城的勇敢戰士所據守的火線上，然後，

他真的強健了，威武了，他一面向着漢章國王豎起了反叛之旗，一面把長夏城的戰績作爲一己所有的一樣接在手上，……：

——當這一齣戲劇終了時，石藤正有點困乏，他用着疲累的眼睛，嚴肅而又冰冷，分析着馬蘭一身所有的假造的英勇和尊榮；他解釋着，——

「兄弟們，這一齣戲劇，也和別的我們所看的戲劇一樣，它必定有所說明，它正在說明着馬蘭將軍是怎樣的卑劣無恥——」

但是他的解釋立即中斷了，他發見馬蘭失去了堅強自信的喜悅的笑臉，換上了羞慚，愧赧的面顏，——馬蘭的光亮的靈魂變成昏暗，

他的眼睛凝固了，嘴唇顫動了，臉孔泛着恐怖的青色，面額上冒着一顆顆的、溼落落的冷汗，經過了一度痛苦的掙扎，他終於決然地從孩子們之羣中向外逃奔，——

孩子們騷亂了，驚慌了；他們失聲的叫喊着，彷彿有一種怪異的力從空中下降，它伸長着兇惡的巨臂，要毀滅人類生命的平安的權衡，……孩子們一個個的追趕上去，而可憐的馬蘭正在這時候逃進了那沿着城河一帶繁茂地生長着的竹林，——長夏城的整個市郊正爲嚴冷的暮靄所籠罩，西邊的太陽變成了一個充血的濃包，醜惡地，一片片的霧爛下去，一些混雜在灌木叢中的村落，起着輕淡的炊烟，在低空中環繞着落葉的殘枝，作着摟抱的調戲；僅存的綠葉失掉了反射

的光澤，而夕陽的最後的一縷金光也已經絕盡，……：

晚上，人們點燃着搜索的火炬，由馬蘭的母親作着帶領，向着城河沿岸一帶的竹林里突進，——馬蘭的母親的哭聲，順着河水的長蛇一樣的波瀾，向着爲黑暗的夜陰所覆沒的遠處蕩漾；沈入了壯麗的夜景中的城河，正歎息着它的亙古不滅的悲愁，那蒼鬱的竹林，却變成了特別的詭譎而且深邃，它要一口緘閉了人類向着一切災禍呼救的回聲，學着一個奸狡的騙者之所說，「什麼我都不響，然而什麼我都分明！」

聖者的預言

一個來自遠方的怪異的預言家，聖者，他用着比魔鬼更適宜於隨機應變的神祕的姿態，蒙蔽着一切的人們，從暗中活動起來了。當他經過梅冷城的郊外，從那為低矮的灌木叢所掩沒的小路徑，向着那高出于梅冷城最高的屋瓦的山岡上顯現的時候，他的步聲，和有着肉塊的野獸的輪爪踏在地上時所發的步聲一樣的低微，他的急促的氣喘也已經靜止了，那比螃蟹的長長的眼柱子還要長的眼睛——這可憐的盲者所藉以鑑別一路的兇惡與平安的木棍子，像食蟻獸的怪異的嘴，伸

長着，往前面伸長着，不是看而是嗅，在那焦黃色的泥土和砂石中嗅出了他的前程，他的活計，不，應該說，他的狹小的唯一求生的路徑；那高大雄偉的身軀，有如一隻昂然突起于空間的高背的駱駝，從上端看來，他似乎有如斷根的樹幹般立即傾倒下來的危險，但是從下端看來，他穩定了，他的急促倉惶的步武，刻刻的在挽救着從那傾倒的危險中所生的災殃和憂慮，這樣，他從那高高的山坡，飄飄然，向着梅冷城的東南面的大路上走了，——而在他的四周展佈開來的正是那廣闊的、為單純的綠色所深染的麥田，再遠一點，梅冷城的白色的建築物，隱約地爍現在一線疎落的青青的林影間；那破爛、疾苦的村舍，蓋着輪癱一樣的赤色的屋瓦，萎縮，衰頹，像從一切災難中

逃出的蝦蟆，一隻隻飢渴地張着乾癟的嘴臉；那高擎于天際的紅日卻益發顯得晶明而且精警，它撥開着張蓋於低空的霧靄，像一盞爲彎腰仗拐的老者的手所捧持的燈，把這一個露出了破綻的地球反來覆去的照，猶如雞蛋商人在照一顆發腐了的雞蛋。

於是他從田野的靜穆中響動了，他的步武稍爲停頓起來，不時的把左手按着自己的胸口，咳！——咳！……彷彿用一種暗號在對他的隱沒了的靈魂告密似的，一聲聲，詭譎地咳嗽着；兩隻無從換取的——早爲上帝所貽誤了的眼睛，卻保有着越過了一切的障翳的功能，嵌攝在那高高突起的前額的底下，在鮮明的陽光里，冒充着幸運者所有的寶物的閃耀。當他在大路邊停息下來的時候，他彷彿是一隻爲寒風

搖動了神聖的獨角的蝸牛，突然的靜止了，而他的耳朵正從遠遠的地方聽到了一陣小孩子的嘈嚷聲，——他用着他的耳朵去靠近空間，正如小竊兒用他的眼睛去靠近壁縫。

這當兒，從他的前面走來了一羣天真活潑的小兒郎，——他們來自一個新的活躍的世界，握有比人類固有更多的威權；他們到處遍撒着烽火之種，——他們對他發出了亙古未有的絕對的言辭，叫他聽從了卑怯和畏懼的指使，從今日起，他的頭上有了嚴肅而無可違背的旨，那便是對於當地全境、全國以至於全世界的村民的絕對幸運之預言。

「聖者」，年輕人的行列中的一個，他依據着不惜對敵對者施行

卑俗的侮辱的態度發言：「我們的高貴的村民將從火辣的痛苦中獲救了！從今日起，你再也不能一如往常似的對他們作不祥的預言，他們的穀，收一粒得一粒，他們要說，我們在自己的土地中生長了，並且釘着根，像釘根釘得最牢的草頭香（註）一樣，他們快活了！他們已經一手掃除了所有一切的災殃和禍患！……」

他從恐怖的顫抖中重復獲得了身心的堅固和安寧，他對那嚴肅的警告點頭，彎身，拱手，——對那嚴肅的警告作着一切無盡的應答和遵從。

他的手里拋絕了所有一切的厄運的預言，換來了所有一切的幸運的預言，這樣，他繼續以預言家的職守向着他那隱沒了的靈魂告密，

說他還是一樣安然地活在人間。

他帶着新的幸運的預言，到梅冷城郊外的村舍間來了；他該不會有什麼奇特的感覺，這村子正為一片憂鬱的哭聲所震撼——這村子，也和梅冷全境到處所見的，被付與了絕滅的厄運的村子一樣，破壞了，毀滅了！……今朝，那神聖的從梅冷城開出的軍隊在這村子所舉行的大血祭可算完畢，而那纍纍地在池塘的岸畔橫陳着的死者們，卻用了絕望的悲憤在指示着殘酷的戰鬥之反覆和無盡。今朝，新時代的戰士們以中世紀的義俠刼殺了從梅冷城派出的罪惡的官吏，在回來的路上和巡邏的敵軍作了激烈的遭遇戰，他們的失敗已經陷入了二與三之對比的可悲的宿命，為戰鬥的熱誠所聖化的村舍，它壯健了，英勇

了，它正視着梅冷城的屋瓦上所起的煙塵，一面吩咐他們利用那蘚苔似的低矮的樹林，利用那潦亂地向着不定的方向峻急奔行的小山溪，利用那到處橫阻的山阜，迂迴曲折的小路徑，在這綜錯複雜的地形加重了戰鬥的神祕性，從不斷的失敗和逃匿中給與他們一切所有的便利和最後的光榮，等到追襲的敵軍到來時，它卻堅決地，對一切的查探和詰問保持着山岩一樣的絕對的矜高和緘默，這樣，它激動了敵軍的暴烈的怨火，——他們在一個早晨中屠殺了這村子所有從十七歲起到三十五歲的壯健的村民。

現在，他的鼻子充塞着惡臭的血腥，這血腥在他的鼻子里起着猛烈的刺激，猶如香辛料在消化不良的腸胃中所起的作用，他呼吸暢

達，步武穩定；但是他不能不停息下來，對着一個可憐的老太婆的哭訴諦聽。

「聖者，」那老太婆如一片從枯枝墜下的落葉似的投在他的跟前，緊緊地執着他的衣襟：「你告訴我吧，爲什麼，我的兒子，我的肉，他從小就在身上帶着山神的符咒，遠遠地隔着一切的災殃和禍患，由我在前面作着帶領，我要帶領他走進地上的樂園，他長大了，他從一個嬉玩的小孩子，依據着我一手所創製的一個人的模樣，變成了又高大又強壯的人，他挑得起一百斤的燕麥，從我們的村子到田主的家有二十多里遠，但是他的壯健的年紀害着他，他不能像衰頹的耆老一樣，庸碌了一生，耗盡了他的寶貴的少年，——我的天，他不就

是因爲活着，所以罹遭了這可悲的劫難？……」

——他的嘴里響着神祕的無聲的笑。

「但是呵，」他的頭上有着嚴肅而無可違背的意旨，那便是對於當地全境，全國以至於全世界的村民的絕對幸運之預言：「我們的高貴的村民將從火辣的痛苦中獲救了，你們的穀，收一粒得一粒，你們要說，我們在自己的土地中生長了，並且釘着根，像釘根釘得最牢的草頭香一樣，你們快活了，你們已經一手掃除了所有一切的災殃和禍患，……」

他的話還未說完，老太婆驚訝着，她吻着他的手，她大大的受了感動，他的話使她從巨深的悲苦中得到慰解，她拉着他一同走遍了這

哭聲震地的村子的四周，把他介紹到那爲巨深的災難所持劫的全村子的人們之前。

「我們的聖者，」她用顫抖的聲音向着村子的人們高喊：「他保有着靈魂與肉體的平安，從天上下降了，在我們的不幸的人羣中出現，你們聽呵，聽我們的聖者的預言，……」

全村子的人們都集攏來，他們緊緊的把他圍在中心，嚴重的災難使他們深深的搖動了生命之根，只要能夠從他的嘴里得到一聲慰解就可以滿足，——即使這慰解是十足的欺騙，欺騙在他們的需要，正如飢饉之切求食糧。

但是這當兒，他突然地昏亂了。人羣中有一個壯健的村民，這一

定是那壯健的村民中的僅有的一個，向他高舉着詭難之手，接着，他用着逆襲的手法，拔出了手槍，對準他的腦袋開放。他的高大的軀幹倒下之後，那開槍的村民代替着他的位置，他暴然而且忿怒，用一種燃燒的白熱的言辭講演：

「兄弟們，我們中了那預言家的狡計，我們爲了一時的安慰，向他出賣了亘古至今，山堆壘積的悲慘和冤仇！聽吧，這是我的預言，我的正確不移的預言，我預言你們在這以赤血換取一切的年代中的總的毀滅，毀滅！在這裡，誰能保證我們片刻的平安？我們的平安必須付與血的代價，從毀滅中去取得可靠的兌現。這是歷史的深坑——我們堅強起來吧！誰想在這深坑中架起橋樑，誰就應該作起橋樑之基，

投入這深坑的里面，把自己埋葬！」

(註)一種草的名稱。

新唐吉訶德的出現

他遠遠地聽着，怎麼樣，怎麼樣。

他們就是，別的全都不是，然而我自己是差不了許多的！

不錯，正確，對的呀！

他每每縮在一間暗室裏偷偷地窺伺着，雖然得不到什麼，却發現了自己。

於是，他的頭上泛起了一個光圈，他的腦膜像玻璃一樣的有光澤而且透明；世間簡直沒有一件不能深切地加以理解的事，他清楚極

了。

他披上了新的唐·吉訶德的盜甲，這盜甲是理智的排洩物：嫌疑，顏色的沾染，對着假設的審判廳承認，吸引警士的耳目的矯裝，諸如此類。

還有，在一點點的甚至最微末的不如意中受着各種各樣的刺激。

十字架負在我的背上，我是今世的耶穌呀！

他慨歎地呼喊着。

有一天，一位探目到他的家裏來了。

——你是什麼人？

那探目問。

——我是你的勁敵，你的叛逆者，你的最勇猛的對手！

他發現了敵人，猶如敵人發現了他自己一樣。

於是，他給探目帶走了；自然他已經給拋進那伸着紅舌頭的火燄的深坑中，而最可驚異的是一顆蠶豆大小的子彈，子彈穿過了他的背心，又像小狗弄狗洞一樣在那血淋淋的創口跳躍着，戲玩着。

他變成一個鬼，不是鬼吧，總是人死了之後變成的東西，在路上走着，看見那邊的廣場上圍着一堆人，是一個術士在演把戲。那術士遠遠地望着前頭，視線在半空裏畫出了一個龐大的黑影，這黑影是一個鬼的形骸，爲那被難者的靈魂所依附。

當着衆人的面前他出現了。

他張開雙手，接受着衆人的花圈和敬禮。

他說了一些話，給予了他們許多的教訓，和一切說話的人所敢於斷言的一般：

——看着我吧，什麼都要跟我一樣！

這一天，有一羣反叛者自己關進了圍場裏，讓兵隊監視着，接着是來了一陣猛烈的機關槍的掃射。

這圍場的四週長着一些雜草和竹林，雜草和竹林的裏面養着十幾條巨大的遠自熱帶遷來的蟒蛇。他們的美餐是死屍旁邊凝凍了的血塊，還有從死屍的肚皮裏流了出來的內臟。

然而，這決不是他的功績；他的功績的堙沒並不爲着受了奸人的

冒認。

一切的幻想都從他的眼前消逝了。他只是遠遠地聽着，怎麼樣，怎麼樣。

他們就是，別的都不是，然而我自己是差不了許多的。

這樣，他還是到那暗室裏去窺伺着吧，雖然得不到什麼，却把他自己發現了！

到了最後的一天，他們同一個嚴重的場合中和敵人相見了。

自然最可驚異的是一顆蠶豆大小的子彈。——他是真的死了，連一個鬼也變不成！

落難的國王和侍衛

國王：王后，你應該興奮起來才好，我除了這次王朝的顛覆，從沒有對不起你的地方。但是我的橫溢的才華不適合于坐在牢獄一樣的宮殿里機械地發號施令，并且，你看，我的容貌是多麼的美麗而稚弱呵，如果集中了全國的兵隊在廣闊的原野里，無邊地排列着那樣的醜惡而兇暴的面孔，而要我去充當他們的首領的話，我就寧願像對待一張破紙似的把這美麗的容貌一手扯成粉碎！你以為我是一個神聖不可侵犯的國君麼？你錯了，我願

意做一個飄泊無依的流浪者，像一個走入邪途的敗家子，把我的財產都蕩散淨盡，却用這卑賤的生命之揮霍來滿足你的慾求！現在我將折兵敗，國破人亡，那天譴的暴徒永遠追慕着他們的國君的尊貴，一個個垂涎三尺，幻想着朝爲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迷夢，企圖着赤身跣足地闖進我的宮門！唉，我真傻，我爲什麼不把他們一個個都封爲皇族的聖裔，好讓他們穿起華貴的服裝，却暗暗地回想着過去出身的微薄，自慚形穢，承認了這越軌的暴行，是如何的可恥——像一個尋常的小子遇到烈酒，一經證明了自己的飲量的狹小，就不復東誇西耀，自詡爲天下最豪放的酒徒！……呵，王后！（對着王后的臉

注視，吻她，與她擁抱）

王后從國王的唇邊移開了自己的臉，用纖細而柔美的手把國王推在一邊。

王后：唉，我真到運，直到今日還需要一個漢子在我的面前花言巧語，弄得我好像一個變節無恥的蕩婦，可見我在你的心裏並沒有立下強固的信念！你學到的只是一個浮華的執袴子弟的情態，如果再不檢束，可真要墜失了你國君的尊嚴！如今面對着這盜賊蜂起、連年匪患的國境，你實在不能缺少一分的威武，喂，我的王，來，你把手交給我吧！（國王交給她手）啊，你的手實在太瘦！你的胸脯（國王一口吸滿着氣，用挺得很高的

胸脯顯示給她）呵，這胸脯凹陷着，像一個癆病鬼！你的面孔像患着黃痧病，你的眼睛……呀！——（瞠目，猛省）你的劍呢，那里去了？（把國王腰邊的劍拔在手里，當着窗外的碧空晃動了一下）你應該認識這美麗的劍的權力——唉，如果你一旦墜失了國君的尊貴，而當你的地位給降低到成爲一名小卒的時候，爲着在你的祖先的陵前證明你是一個天降的義人，（就是把這美麗的劍一手拋掉了吧），你還不能不執起小卒所用的矛刺，肩上爲國捨生的責任！——我的王，你不能忽視你國君的威信，這叛亂的國土正是你今日縱馬逐鹿的山頭，你應該用着神勇莫敵的雄姿出現于羣醜之前，作着獅子的怒吼，使你所

有的敵黨們都一個個魂亡胆喪！你應該拋棄了所有的家累去奔就仇敵，——去吧！用你的嘴唇去親一親你的仇敵的死屍吧！要吸他們的血，嘗一嘗他們的血的甘味！你不要老是在身邊偎倚着我，你作一個勇敢的騎士，讓高價的畫工把你繪在可怖的戰場的夜景里面，要按着你的鞘，拔出你的劍，望着那可悲的月色，當着那刺骨的寒風，這邊是你的效忠不屈的士卒，那邊是你勇猛莫敵的戰將，你休想在這樣的情景中找出我的影子，你從夢中和我通點信息吧，因為你和我的距離至少也應該在一萬五千里之遙！

國王：——賢明的王后，我懷疑你說話的音調，你不能將一句話說得這

樣的娓娓動聽、並且這樣的冠冕，——依我想，一個人在必要的時候應該毫無遮掩地暴露他的短處，如果這當兒，他還想運用一點才能，或者弄一點別的玄虛，來掩飾內心的一種邪惡的意念，唉，天，這是不能避免的災害，可怕，我實在不忍再加往下直想！老實告訴你，我的運命是這樣的給註定了。我的王朝應該在這時候顛覆，我的敵黨們可以在這時候在我的國境大肆蹂躪，使我一敗塗地，並且一切的災害都可以加在我的身上，因為他們是我的仇敵，如果我不能從這戰鬥中取得勝利，喂，朋友，不必怨責，他們還有權力把我押上斷頭台去，我身上所負的痛苦應該還不止上面的一點點！這是歷代興替的常規，

並且還有我的能力和敵黨們作着比較，不論我克服他們，或者他們殺了我，這都是歷史的昭然如火的見證，我只好在這見證之前俯首默然！但是，朋友，你想想吧，世間有這樣的一個國君，在這嚴重的患難中還是如癡如夢，鎮日里無憂無慮，也不籌思，也不振作，虛費了寶貴的時光，空過了復國的機緣，——世間有這樣的一個國君呵！這樣的癡狂！這樣的癡妄！

王后：唉，我的王，我的頭痛，我的神經實在有點錯亂！我從不曾見過一個人這樣的不清不楚，只管在人家的面前喋喋不休的發着狂語——在這樣的上下有分，黑白不爽的世界，即使是一個最卑微的黎庶，也有他獨自的見地，臨到了什麼事，應該如何的

打算，拿出了什麼主張；難道世間有這樣的一個人，像一個湖渚的水，不緩不急，無緊無慢，歡喜的時候哭，而痛苦的時候笑，做了一個國君，自己的王朝顛覆了沒有忿恨，不知榮辱在什麼地方！

國王：（把王后放在一邊，獨自悲傷起來）唉，天，一個人的忿恨要從他的心底求得宣洩，那真如炸彈爆裂一樣的痛苦，恐怕我一舉手，我的威武的劍鋒之下却討不到一點饒恕，對於一個妖魔，有時倉卒地殺却了他，倒不如豁然大度地放縱了他，讓他自生自滅，一個頂天立地的武士，原來還必須具有這麼的崇高和尊貴的意念……：

（國王從左邊的大門走出去，在窗外隱蔽了自己的身子，一隻眼瞄着窗門，在打探王后的動靜，這時候，他發見王后背後，靠着右窗的簾帷那邊，潛出了一個奸人。）

奸人：我來了！唉，我實在性急，我看着你不耐那狂夫的糾纏。

王后：（吃驚）唉，我很胆小，這個窗很大，光線也委實太強，使得我有點神志迷離，不敢仰面去正視你的臉！呵，你又帶來了這把刀，（伸手去撫摸他的刀）你儘管放胆，用不着些兒驚惶！呵，你這邊還帶着弓和箭哪！原來這樣一個平安寧靜的處所，在一個勇士的眼中總是要把它看成兇險難測的戰地，也難怪這世界永無寧日，戰禍連年，——你看，還不將那緊握着拳的手

放鬆下來！（又撫摸他的手）唉，這粗大的臂膊正應該長遠地圍在我的腰邊！（倚身在他的懷里吻他，和他擁抱）

國王在外面急着要進來，看看自己的手，唉，是那樣瘦；又拔出了劍，唉，像一片枯萎而低垂的高粱葉，恐怕也戰不過他的敵人……

奸人：（把王后的頸子按在自己的胸前，高舉着頭，像追索着什麼似的在環視着這肅靜無聲的四周）王后，在我每一次的勝利中你都替我祝賀吧！如果我站在你的身邊犯了罪大惡極的冒瀆，那末，我願這白牆伸出了驚人的巨臂來攫取我的首級！我們姑且作着三分鐘的期待吧！在這三分鐘之內，我是一個聽受判決的

囚徒；但是在這三分鐘以後，我是一個制御一切的勇士！

（三分鐘的沈默）

我聽說從古以來，每一次王朝的顛覆，都有一篇哀惋悲惻的故事，偉大的國君可以不要什麼豐功偉烈的基業，只要有這麼的一篇哀惋悲惻的故事，在這裡，我們願意退在一邊，當作一個望風觀火的閒人，看一看我們的偉大的國君是怎樣的攀山涉水，飽嘗人世的慘痛，爬上這故事的最高峯，走入他的永不回首的窮途！

王后：我剛才聽見他臨走之前，說了一些難懂的話，態度也很兇暴，似乎正在暗地里起了殺機，你須得小心，免得無端受累，唉，

他應該還不知道我們所幹的事吧？我對他說的話應該不會露出什麼破綻吧？——唉，天，我剛才對着他說了一些什麼呵！我從不曾做過這樣困難的課題：站在他的面前，要保持原有的常態，不要顫抖，不要有話說不出口，不要失却一點點的精警和聰明！我實在駭怕！在他的面前一呼一吸都感覺着死的恐怖，你看，他時時的在窺伺着我，譬如我現在走在光亮的地方，而他正隱藏在近邊的黑暗！爲了我，他確實已經發狂，我看他似乎把王朝的劫難都無心想起，却用所有的智能和精力在看守着我，唉，我真不幸，千百萬的敵黨們在那如火如荼的叛亂中都不曾預他殺死，爲什麼現在會輪到我來充當把他迫害的劊子

手，我是一個多麼柔弱的女子，却負擔了這麼重大的罪責，世間的女子果真是一切災禍的淵源呵，我應該看一看自己的臉，呵，天，竟然生下了這麼一付兇相！但是我實在不能在這里久等了，你到底是個什麼人？你說你是一個大盜，你是一個叛黨的領袖，有時又說你是一個騙子，一個飛牆走壁的竊手，我真有點摸不着頭緒，可是過去的事情，請不要再提吧，你對我的誘惑可算成功，就算我聰明一生，糊塗一時吧，不論你是大盜，是叛黨的領袖，是騙子，還是竊手，我都無條件的把一身交付給你，唉，天，像這樣的一個不平凡的勇士？也只有讓我長遠地藏在他的身邊，才能窺出他的偉大的出處和驚人的前途！那

末你此刻就帶我走吧！對於一個獵獲物，你還缺少一付狼吞虎剝的姿態，來，我教你，你左手挾着我的腰，右手緊執着你的刀吧，如果碰見了仇敵，要小心用這刀去開路！那末你此刻就帶我走吧！快點！我不能在這裡再事遷延，快點！……

奸人：不，我不能在此刻就帶你走，你放心吧！我也許還要回去，還要再來！

王后：那末我是在這裡開了審子，而你是做了我的嫖客麼！唉，我真是在這裡挨命！你此刻不能立即帶我走，到底還要等到幾時？

奸人：等到我碰見了一個人！

王后：碰見誰？

奸人：（沉吟，但是說出了）一个大財神——你的哥哥，皇帝的舅子！

王后：（吃驚，猛省）哦，我道你是個什麼天降的義人，原來是個人面獸心的怪漢，你這天譴的妖魔呵，你把我當作一個踏腳石，這樣蹂躪了我之後，却想不到你還在進行着別的企圖！

奸人：（狡滑地作着怪笑）請原諒我吧，我不能只是空守着您，却没有珠寶，沒有財富，像一隻野兔，長年地隱身在草莽之間！

（王后，趁他說着話，不知不覺的時候，從背後奪下了他的刀，迅速地擺脫下來，已經取得了稍遠的距離，然後猛撲上去，用刀去砍他。）

（國王在外面看得很清楚。）

國王：天主保佑！我的王后還不會失去她最後的尊貴的本質，我應該幫助她！

（國王執着劍急於要進來，一時找不着門，爬在他剛才隱身向裏面窺望的窗口。）

（但是不幸，王后爲奸人所制服，奸人奪回了自己的刀，挾着王后的腰，走近窗前——就是國王在爬着的那個窗——正想把王后拋出窗外，而右邊的門却起了音響。）

（奸人停止了。一個侍衛從右邊的大門上。）

（國王因爲奸人迫近身邊，一時眼暈，看見有人進來，疑是奸人的從屬，想起自己一個人沒有把握，又倒退了下來。）

侍衛：（提着嗓子大叫）天呀，助助我吧！我今日碰見了瀆犯天條的大盜！

國王：（頭腦清醒過來了）喂，我的侍衛，如果你真能忠心于我，你這時候應該幫助我和我的仇敵決鬥！

（國王從窗口跳了進來，和侍衛成了匯合，奸人恐怕敵不過他們，捨棄了王后，從左邊的大門逃去。王后暈倒在地上，國王也不去救她。）

侍衛：皇上，大盜已經逃去了，這真可惜！但是在你的面前，正伏着一個罪大惡極的主犯，我屢次看見她作着羞辱國君的行爲，只是因爲拿不出證據，不敢輕易去告訴你。現在請你作個決斷

吧，我雖然看的比你多，但是你諒必也什麼都知道了！

國王：（羞慚無地。悲痛地，困窘地在侍衛的面前掙扎起來）請原諒我吧！我的義人！從來國君有着他聖潔無疵的尊貴，世間不能留存這樣的一個人，對這聖潔無疵的尊貴有片言的詆毀！

（國王揮劍砍殺了侍衛，把屍身藏在一邊，並且親自洗淨了地上的血痕。於是俯伏着在王后的身上施救。）

（皇帝的舅子從右邊的大門上）

國舅：我的皇帝，祝你精神快樂，身體健康。早日驅兵回國，平定叛逆，重建我們的王朝！

（國王還沒有聽見）

國舅：（把剛才的頌詞重復的念）……

國王：（猛然抬起頭來，看着舅子。捏了一把汗）呵，你在這里！（說着，右手搖擺了一下，幾乎要拔劍向舅子的頭顱砍去，但是回頭一想，又平息下來了，那右手只是搖擺了一下。）

國舅：呵，這是什麼……：……：……什麼情景呀？不是剛才在這里起了什麼變亂？

國王：沒有什麼！剛才王后起了驚風，你給我趕快把醫生叫來吧！只要療治一下就好了！